

危险 惊梦

狂上加狂

著

住在那人一笑之间，
王孙侯伯心绪早已深深种下，
究竟是他震了地，还是
还是地撼了他的心？

下



入选 2015 年
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
晋江金榜前五

亿万点击

史上最荡气回肠的
绝世恋歌

帝王榻侧，岂容他人酣睡？
奈何宋人偏偏是敢逆君夺位的第一权臣
龙椅他要坐，龙床他要睡，龙椅上的人他也不放过！

妖蛟太傅 vs 傀儡天子
不仅抢走她的皇位，还要夺走她的心？

人气大神 / 狂上加狂
执笔书写乱世浮华

可是我却是不信，
天下有什么能难倒我王冷侯！

江山美人，自古难两全。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危宮 惊梦

狂上加狂 著
WEIGONG JINGMENG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宫惊梦 / 狂上加狂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00-1581-4

I. ①危… II. ①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4692 号

危宫惊梦 (全二册)

狂上加狂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 旭 胡志敏
文字编辑	黄凡倚
封面设计	TiTi 设计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8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581-4
定 价	5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4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危宮 惊梦

283	第四十九章
289	第五十章
295	第五十一章
300	第五十二章
306	第五十三章
312	第五十四章
318	第五十五章
324	第五十六章
329	第五十七章
335	第五十八章
340	第五十九章
345	第六十章
350	第六十一章
356	第六十二章
362	第六十三章
367	第六十四章
373	第六十五章
380	第六十六章
387	第六十七章
393	第六十八章
398	第六十九章
403	第七十章
409	第七十一章
414	第七十二章
419	第七十三章
425	第七十四章
432	第七十五章

目录 CONTENTS



危宮 惊梦

438-第七十六章
444-第七十七章
450-第七十八章
455-第七十九章
461-第八十章
468-第八十一章
473-第八十二章
478-第八十三章
485-第八十四章
490-第八十五章
495-第八十六章
501-第八十七章
507-第八十八章
513-第八十九章
519-第九十章
525-第九十一章
531-第九十二章
537-第九十三章
543-第九十四章
549-第九十五章
554-第九十六章
559-第九十七章
565-第九十八章
572-第九十九章
578-第一回章
583-第一回章一章
589-番外

目录 CONTENTS





第四十九章

聂清麟忍着脸上被线绞得阵阵疼痛，慢慢抬头望了望四周，十几箱的妆奁都已打包完毕。这个沈嬷嬷据说是葛清远的奶妈，是葛府里的老人儿，替葛府着想之心甚盛。她老早便带着几个宫女，清点凤雏宫里的物件，只要是价值昂贵的首饰、摆设，一律打包的打包，装箱的装箱。

看着空荡荡的宫殿，聂清麟微微苦笑。不知卫冷侯若是安在，看见他凭借一己之力供应的贵物家私，都入了葛府的妆奁，一会儿便要在一车车地运出宫外，该会是如何冷面如霜、两眼喷火的表情。

已经过了好几天，澧县依然毫无半点音信。那人……侥幸活下来的可能是没有了……聂清麟觉得自己应该是高兴的，毕竟他也好，葛清远也罢，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觊觎大魏王权的乱臣贼子。死了哪一个，于她都好。

可是不知为何，寂静无人时她总是想起那人的模样，心里的酸意怎么都压制不住，甚至有几次似乎有什么要从眼里掉落下来。

说到底，卫冷侯待她倒是用了几许真情，可惜她无以回馈，只好待来生。来生若是能做一对诚心相待的兄妹也是好的，她一定会结草衔环，尽心伺候长兄，也算是还了这一世的亏欠……

很快，公主婚嫁的妆容便描画完毕，西陆的镀银镜忠实地呈现出镜中人的美貌：只见她细眉微微入鬓，额前点了一抹艳丽的牡丹花瓣，两颊白中透粉，樱唇被染上了娇艳的红色。她原本就是个脱俗的美人，画上了艳丽的婚妆后，又添了几分冷艳的成熟。只是她那满身描金镀彩的大红嫁衣，也无法让那精心描画过的眉眼露出半丝喜色。

沈嬷嬷拿过来本该压箱底的“嫁妆画”，张开了卷轴，大大咧咧地呈在聂清麟的面前，让她过目。

这嫁妆画虽然是女儿婚嫁的必备之物，却是露不得台面的私物，只能被细心的母亲偷偷放入箱底，再嘱咐女儿一番。待到了新婚之夜，夫妻二人尽解衣衫后，将其铺展在床铺间，依着画上春色行事，以供“照猫画虎”之用。

沈嬷嬷却在这白日里拿出来，放在尚未行礼的公主面前，羞辱的意味十足。瞧那意思，如果没看到公主羞愤臊红的模样，这刁钻的嬷嬷便要少了些许趣味。

可惜托卫冷侯的福，她见识过鸳鸯八戏盒里的那份“珍品”，这种市面上常见的拙劣画工还真是不够瞧的。聂清麟只微微扫了几眼，便面色如常地抬眼望向沈嬷嬷：“沈

嬷嬷是从葛府入的宫，出身粗鄙，比不得宫里教养良好的嬷嬷，礼数欠缺，不知进退，本宫也就不太苛求嬷嬷了。只是这青天白日，你拿出这卷子私物公然呈给本宫看，是什么意思？”

沈嬷嬷原本以为公主会羞得抬不起眼，不承想却是这样的牙尖嘴利，将自己折损得不露痕迹，直气得她细眉微挑，老褶子乱颤。她同葛府的人一样，俱是鄙夷皇家的，更何况现在是葛府出来的小少爷成了皇帝，而大少爷又成了大魏新一代掌握实权的摄政王。沈嬷嬷自小带大少爷，在葛府的下人里地位不低，加上之前在船上给公主验过清白，心里已看低了永安公主的身份。她如今平白被公主出言奚落，又有这么多宫女在一旁看着，顿觉这老脸不够用了。她只气得横眉立眼，居然伸手指向公主：“老身也是好心，想你入了府便要尽心伺候摄政王，依着古礼拿给你看，也是为你好！倒是个不识好歹的，白白编排起老身来了！”

聂清麟慢慢站起身来，头顶霞冠，面色微冷，大魏皇室的积威犹在，岂容个嬷嬷蹬鼻子上脸！

“沈嬷嬷莫要一时得意，言语失了分寸！葛府就算再威风，也是要借助聂氏皇族才算是名正言顺。不然葛府的葛大人为何要千方百计地来娶本宫？就算是葛大人，在人前尚且要装一装样子，绝不敢伸出个手爪，指着本宫说话。嬷嬷的架子倒是比葛府的主子还大？本宫在这里劝一劝嬷嬷，葛府就算是一口气出了两位天子，嬷嬷的身份也只是个卑贱的奴才，莫要一时昏了头自抬了身份，忘记了自己该有的本分！”

沈嬷嬷被聂清麟突然冰冷的气势震了一下，又被她慢条斯理地奚落了一番，惹得旁边的宫女忍不住低头窃笑。把她气得老脸都微微变形。怎奈婚轿已经在外面等候，今儿是大少爷大喜的日子，出不得纰漏。她只能忍着气向公主赔罪，心里却恨恨地暗想，待进了府门，看你还如何抖公主的威风！只少爷一个，就把你个牙尖嘴利的整治得服服帖帖……

聂清麟出了宫门，便看见葛清远一身红衣，骑在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上，英俊的脸上挂满了喜气，也少了些眉眼间暗藏的阴郁之气。他望向面前挂着珠帘的公主，嘴角更是露出了轻笑。

聂清麟慢慢地被搀扶着进了大红的婚轿，心里暗暗有些着急。按理说琅西王的兵马早就应该到了，为何到现在还毫无动静？莫不是哪里出了什么纰漏？

就在这时，婚礼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聂清麟微微挑帘，往外一看，却是吴阁老带着一大批翰林学士挡在了车队前。

“葛清远，皇上病危，你居然要在这个时候强娶公主！你将祖宗法典置于何处？你弄一个不在婚嫁之内的私生子坐到龙椅上，你将聂氏皇族的正统置于何处？你说皇帝病危，朝中的其他重臣哪一个看到了？你一连休朝三天，所有事情你一人独断专行，

莫非是要做第二个卫冷侯！”

吴阁老的嗓门甚大，街道两旁的人都听到了，许多人开始小声议论了起来。葛清远坐在高头大马上，一阵冷笑，很快便身体力行了他与卫冷侯的不同之处——葛清远满脸杀气地说：“来人！将这个危言耸听、妖言惑众的老东西下了天牢，明日交由大理寺审了，便在午门行刑吧！不流些士大夫的血，便堵不住那些唯恐天下不乱之人的嘴！”

很快就有侍卫将吴阁老一行人绑缚拖走。吴阁老却是个宁死不屈的老骨头，被这么一路拖拽着，还高喊着：“葛贼其心可诛，篡权夺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聂清麟在婚轿里头痛地揉了揉额角，她现在算是领教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真谛了。她明明在密信里一再叮嘱吴阁老安心蛰伏，可是老爷子气血一涌，便一定要拿出士大夫的气节，将脖颈洗干净了去面参昏君佞臣。这若是将来记录到史书上，“拦婚轿直参佞臣”，倒真是让人看了气血沸腾、可歌可泣，可是现在却只剩下了她一个，再无可以依靠的重臣……

吴阁老，当真是要舍朕而去？

就在这时，一个守门的侍卫慌忙来报：“报……禀报摄政王，城外的暗探来报，有大军从水路上岸。看那旗帜，应该是琅西王的兵马……”被拖走的吴阁老哈哈大笑：“葛贼，你的死期到了！琅西王的大军已至，皇室匡扶指日可待，葛贼受死吧！”

葛清远骑在马上，闻言神色未变，只是冷笑道：“看来葛某娶妻的面子还算大，倒是四方诸侯都来祝贺了……”说话间，他回过头来，望向轿内的聂清麟，“对了，不是葛某的面子大，而是公主您的面子大才对！”

聂清麟闻言心里一沉。

“公主的聪慧，幸好在下是老早就知道的，自然也对公主加了十二分的提防。你以为那个通往宫外的密道，臣真的不知道吗？想要引出老鼠，总要留个鼠洞才好。单铁花倒是个彪悍的，可惜再骁勇的人也抵不过一包迷药！她传信之后，便被关押在臣的大牢之内。待你我完婚后，公主若是思念旧仆，倒是可以去牢里看一看……”

聂清麟身子微微一震，皱眉问道：“不知葛大人做了什么？”

“臣跟在卫大人身旁那么久了，四两拨千斤的本事还是略通二一的。琅西早在三日前就发生了内乱，琅西王的义子高昌斩了看不清世事的琅西王的人头，早已投诚于我。如今他带领大军前来，一是等待新帝的封赏，成为真正的琅西藩王；二来是替我镇守京城，震慑那些妄想趁乱进京的藩王们——若是不能服，琅西王血淋淋的下场便是榜样！”

聂清麟听得心里一紧。看着葛清远的眼里无尽的阴沉，她不得不承认，这个葛清远心思的阴沉，早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那个殿试时还需要提点的年轻人，现在

却是举一反三，甚能揣摩人心的恶魔。

她想到这，起身准备下轿。事已至此，她倒不用再跟这位葛大人走那过场了，左右不过是被下到牢里，但无论如何也不可叫这葛贼名正言顺地窃取了江山。

可是还没等她走出轿子，葛清远便冲着轿旁的沈嬷嬷一使眼色。沈嬷嬷立刻举起一块沾满了药的帕子，按在了她的脸上。

聂清麟只觉得身子一软，便慢慢倒在了轿子中……

葛清远慢慢地转过身来。这一日等得实在是太久了，丝毫的纰漏都不能出现。一会儿在半路上，自然会有个身形与公主差不多的女子进入婚轿，脸上遮挂上凤冠珠帘，与他一同在宾客面前拜过天地。只是这轿内昏迷的佳人甚是不听话，又该如何惩处才好呢？

等聂清麟幽幽醒转时，她已经倒在了葛府的洞房之内，只见房间里红烛摇曳，到处都是刺眼的喜字。红帐幔帘之外，是刚刚招待完宾客回到洞房的葛清远。他挥了挥手，让在屋内守着的沈嬷嬷和侍女下去了。他挽起长袖，坐在了红榻前：“公主醒了？那赶紧起身，到你的公公面前重新补一下礼数吧！”

他说着便强自拽起了身子还略显绵软的聂清麟，抱着她一路来到了宾客尽散的厅堂上。

一位老者正端坐在主位之上，对着一块被檀香熏染得有些发黑的灵位，孤零零地自斟自饮。

“父亲、母亲在上，孩儿带着新妇来与二老磕头。”说完，葛清远便将公主放到了一旁的团垫之上，按着她的脖颈，向堂上的老者行叩头大礼。

聂清麟挣扎着抬起头，看着那位虽年不过五十，却已经满脸暮气，好似进入人生晚季的老者。她勉强积攒了些气力，沙哑地说道：“葛大人如此放纵葛清远，水淹澧县，当真是要做愧对大魏无数百姓的千古罪人吗？”

老葛大人并没有望向她，依然向灵位前的小酒杯里慢慢地倒着酒，然后再将杯中的酒倒在自己面前的地上，这才慢慢地开口道：“公主询问的那位葛大人，早就在多年前随爱妻而去。公主现在看到的不过是个靠恨意驱使的行尸走肉罢了。若是斩尽天下人，能换回我爱妻的性命，那么天下之人尽数死绝又何妨？”

说到这里，他慢慢地抬起了眼。他那总是深夜因思念爱妻而痛哭的眼睛，虽已覆盖了浑浊的薄膜，却依然露出阴森的光。他打量着聂清麟：“我虽是看不大清楚，但模样还算娇俏。你们聂家的贱种本是配不上吾儿，奈何吾儿尚未端坐龙椅，还需要借助聂家人来铺垫一下脚板。吾之爱妻当年在你那个禽兽父皇那儿所遭受的屈辱，倒是能在你的身上找回些……时候不早了，阿溪带着这个贱种回去吧！为父已经命人备下了伺候公主的器具，吾儿倒是不要浪费，让公主好好开一开眼……”

说话间，这老者脸上露出恶毒的笑意。他慢慢地站起身来，怀里如捧着稀世珍宝一般，捧着那灵位，颤颤巍巍地消失在厅堂旁的珠帘之后，只是那恶毒的笑声却久久未曾消散……

原来对一个人的爱意一旦入了魔，竟是这般可怜又可怕的样子。聂清麟被老葛大人话里的恶毒震慑住了，只觉得那老葛大人真如他所言那般，已经是个麻木的活死人了。是怎样的爱和恨，才会把一个周正耿直的人，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直到葛清远又抱起她时，她才回过神来。等重新入了房间，聂清麟见桌子上的瓜果、点心已经撤下，一个黑漆托盘里摆放着绳索，还有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玉柱、木杵。就算她早就见识过鸳鸯八戏盒，可是那托盘里有些物件的尖刺无一不在显示着，这绝不是让人一味快活的物件。

葛清远看着公主望向桌子时被微微吓白的小脸，轻笑道：“怎么？害怕了？”

聂清麟心里一沉。她原本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她到底是年纪尚轻了些，根本料想不到人间还有这般恶毒的心思……

葛清远将公主轻轻地放在床榻上，慢慢解开了自己的红衫，露出健壮的身体。他轻笑道：“公主这几天动作频繁，甚是不乖巧，惹得为夫很不痛快。为夫原本该狠狠惩处一下，让公主几日下不了床，不过现在看到公主小脸煞白，为夫有些于心不忍。今日是你我的洞房之夜，自该是柔情蜜意些，公主不用理会爹爹的话，将身子放软些，为夫得了趣，自然也会温柔以待……”

说着他脱了衣衫，来到那托盘前看了看，单取了一个精致的小瓶，看了看上面的字笑道：“这倒是好物，名唤‘春江引’，倒是要试用一下……”说着取了瓶塞，将那一小瓶药水强灌入了聂清麟的口里。聂清麟只觉那药液火辣得直烫喉咙，待到吞入肚子，热气顿时朝着四肢百骸蔓延开来……

聂清麟咬了咬牙，知道这药性甚是霸道，若是一会儿药性全都上来的话，只怕是女儿家的矜持尊严会统统丢个精光，事已至此倒是不能苟活下去了，无关贞洁，只因为在这入了魔的父子二人之下遭受的屈辱只怕是绵延不绝……

想到这里，她微微苦笑，当初劝慰八皇姐时自己那么义正词严，可是等这事活生生地落到了自己头上，却不似说出来那般的轻松了。既然琅西王那里的安排尽是落了空，她也只有一死了，她慢慢地咬住自己的舌根，心里默默想着，永安公主新婚之夜，死在葛大人的婚床之上，不知道这位葛大人该怎么花些心思应对呢。

葛清远没有发现身下娇人的异状，只迫不及待地低下头，准备一亲芳泽。突然门外有人慌张地敲门：“大……大人，大事不好！”

屋内的葛大人正是箭在弦上，立刻皱起眉头道：“混账东西，出了什么大事，偏来洞房搅闹？”

屋外的人颤声说道：“城……城外有人攻城了！”

只这一句，葛清远腾地坐起身来，沉声问道：“是哪个藩王的兵马？”

外面报信的话音微颤，似乎也觉得自己要说的话很荒谬。他用要哭的声音说道：“是……是一群乞丐！”



第五十章

葛清远紧锁眉头，顺手拿起了那条红绳，将身下的佳人手脚捆绑结实，便拿起衣服出了房间。聂清麟难耐地在床榻上扭曲着身子，心里却是一惊：难道……

葛清远出了洞房后，带着几个亲信急急忙忙地上马，赶到城墙上。站在城头，他只看到远处沙尘滚滚，不知多少军队正络绎而来，正将京城团团围住。

那逼近城下与琅西王的兵马对峙的，可不正是一群黑压压的臭乞丐吗？一个个赤膊烂衫，满腿是泥，也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洗过澡。一杆沾着污泥的大旗正被一把锄头撑起来，努力地挂着泥浆，迎风飞扬，勉强能辨认出上面的“卫”字。一阵大风吹过，葛清远觉得这一支丐帮身上的污浊之气也迎风夹裹而来，那种腥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看这群臭乞丐为首的那个，更是有着丐帮帮主的风范：他长发披散，略微打绺，上身未着寸缕，挂在身上的泥浆似乎正被一道道汗水冲刷得留下了水墨画一样的污迹，他身下的那条白裤被污泥染得已经看不出本色，还光着两只脚。可就算如此，骑在大马上的男人却是凤眼微挑，横眉冷傲，手握长刀，犹如身披金甲的元帅一般。他看了看眼前严阵以待的琅西精兵良将，一阵冷笑后大声说道：“守城的门官报上名来！见了本王的兵马竟然拒不开门，待本王攻开城门，再砍了尔等的脑袋，祭奠本王黑旗军的军旗！”

葛清远只觉得自己的心一路沉到了底……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

虽然那来者的脸上挂着污泥，但他还是一眼认出，那竟然是本该葬身在澧县汪洋之中的卫冷侯！

卫冷侯骑在马上，抬头往上望去，一眼便看到了刚刚登上城门楼的葛清远，他身上的那一身红衣尤其刺眼。

他昨日才联系上了京城里的暗探，惊闻葛清远要娶永安公主时，立即带着属下快马加鞭赶来。可是他算一算时辰，这厮应该已经拜过天地了……

他眯起凤眼，一伸长臂，旁边的鲁豫达立刻递过来一张重石长弓。卫冷侯搭箭拉弦，一气呵成，朝着城门上的红衣男子铆足了气力，直射而去。

葛清远没想到城门下的丐帮帮主连招呼都不打，便突然放冷箭，而且一口气便六发连射。

卫冷侯的那张弓是特制的，非臂力惊人是拉不开的，所以虽然距离城墙有一段距

离，却是速度未减。葛清远从小便跟随父亲请来的名师习武，虽然身手不错，及时闪躲，脸部还是被箭刮了过去，斜斜地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鲁豫达是猎户出身，眼力贼得很，他手搭着凉棚看了看，略带惋惜地说：“就差那么一点儿，便能看见葛畜生的脑浆颜色了。摄政王，我看您是之前挥舞锄头太用力，手腕没劲儿了吧？”

卫冷侯闻听此言，狠狠地剐了他一眼，吓得他一缩脖子。

不过他这话也是有凭有据的！要不是城门楼上那个姓葛的直娘贼，他们至于落得如此狼狈吗？

当时他们收到探子线报，得知公主出现在澧县时，便径直从水路直奔澧县。到了船坞，一个黑旗军士兵去茅房方便，不到半刻便匆忙跑了出来。

等到他跟随摄政王去瞧时，只见茅坑的旁边有一排在黑暗中莹莹发光的小字：“葛清远有诈，水淹澧县，尽早撤离。”字虽然不多，但卫冷侯一眼便看出这是聂清麟的笔迹，一时间他的脑子里转了千百个念头。

这个小龙珠是满脑子的鬼主意，是不是她担心自己追过来，又明知道自己不会游泳，才这么诓骗他？

不会！如果她被匈奴所擒，又怎么会哄骗着自己回去呢？他脑子里来回激荡，于是命鲁豫达拿来地图，稍微一看附近河道的运行，便知聂清麟所言非虚：若是有人此时真开了水闸，此地不出两个时辰便会成为一片汪洋。

“大人怎么办？我们还是回去吧！”

卫冷侯紧皱眉头。他出身航海世家，虽然天生在海上晕船，计算船速却无人能及。此时上船，那个姓葛的若是真的开了闸，虽然没有淹死之虞，但是船一定会被冲到下游很远的地方。此后他无论是逆流而上，还是走陆路绕行都是需要耗费数十日的。即便短短十日，可以发生的事情就太多了，小龙珠若是真被葛清远所挟，京城必定是要生变的，他不能耽误在路途上。而且这方圆数十里的百姓又当如何？就算他及时通知他们，可是此处是盆地，通往外界的唯一途径便是水路，而船坞这几日的船竟骤然减少了一大半，只有几条渔民的小破船孤零零地横在江面上……

就在那一瞬间，卫冷侯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的大胆决定——劈山削岗！

卫冷侯查看了地图，驱马亲赴山下观察。他发现此处虽然四面临山，而且山石陡峭不能攀爬，但是如果要在一处叫鹰嘴山的山脚，挖出一里地角度刁钻的向上伸展的斜沟，就能劈开一条向隔壁高山转移的路来。他要待在上面躲避洪水，然后再一路向东挖，便可以抄近路返回京城。

就在那短短的两个时辰内，卫冷侯一边命令下属通知附近十几个村子的村长保长，带领妇孺们尽可能地上黑旗军的兵船，向外转移，青壮年则留下与他们挖掘山路。

那个时刻，现在想来都是凶险异常。在挖掘山路时，几次遇到阻路的顽石，幸好卫冷侯身上带了些火石炸药。他们崩开了山石后，玩儿命地挖掘，才在洪水及腰时，挖开了通向半山腰的山路。等到一行人转移到了半山腰，方圆百里已经是一片汪洋，大树被洪水冲得连根拔起，来不及带走的牲畜在水里挣扎哀嚎，很快就被猛然冲来的房梁、树干击沉，瞬间便沉入了水底……

可是他们没时间后怕，又在半山腰没日没夜地挖掘，就这么连挖了三日，终于凿开了通往陆路的近道。当他们终于能安全转移时，黑旗军个个都成了黑泥军！这都是拜葛清远所赐，这样刻骨铭心的滋味，如果不让葛贼尝一尝，他们黑旗军可真是要易帜改旗了！

城下的琅西叛兵，领头的便是篡权谋害了义父的高昌。他同卫冷侯也是相熟的，高昌考武举的时候，便是卫冷侯监的场子。

卫冷侯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高昌，当年在武举科考的考场上，你也算是个人物。想不到这些年过去，一个须眉大汉却变成了只会溜须钻营之辈，竟然忘恩负义，杀死自己的义父。今日我便叫你授首于此，给天下人做个榜样，看看带兵叛乱的下场。”

他说完话锋一转，又对高昌率领的士兵说道，“尔等可知你们是在叛乱，按律全家当诛。看在你们是受了高贼蛊惑，束手就缚，本王可饶过你们及家人的性命。”

卫冷侯乃一代战神，在士兵中很有威望。当他们知道自己是要与鼎鼎有名的黑旗军对阵的时候，士兵们都有些迟疑。

高昌知道再让卫冷侯说下去，军心动摇，怕是要溃败当场。他连忙冷笑道：“卫冷侯，两军交战以勇胜，你可敢和我的大将比试？”他说着示意身旁一个魁梧异常的金甲将军出阵。金甲将军是琅西军中第一战将，平素自持勇力过人，对卫冷侯颇不服气。他看见卫冷侯破衣烂衫如同乞丐，愈加瞧不起，早就按捺不住，将马赶到两军阵前，大声喝道：“我乃琅西平定大将军，卫冷侯速来送死。”

卫冷侯冷笑一声，催马上前搂头就是一刀。高昌见卫冷侯出战，连忙叫来一个射术过人的将军，低声嘱咐他一会儿偷袭卫冷侯，务必将他射杀当场。

这将军领命后摘弓取箭，紧紧盯住卫冷侯准备偷袭。卫冷侯打的是速战速决的主意，不欲与这金甲将军久战，双马交错时一勒马缰，在马上站立而起，回身一刀。金甲将军不曾提防，被一刀劈落马下。卫冷侯跳到马下，一脚踩住金甲将军的肚子，一刀将他人头砍落，脖颈中的鲜血喷出老远，将地上染红一片。

琅西王士兵见军中第一大将没打两下便被砍掉了脑袋，立时一阵慌乱。高昌也是大惊失色，他知卫冷侯厉害，也没想过金甲将军一定能胜过卫冷侯，但没想到金甲将军连一个回合都未走上就人首两分。准备偷袭的将军还未瞄准，金甲将军已经死了。鲁豫达眼光一扫，便看到了准备偷袭的人，连忙弯弓拉箭，一箭将他射死。既然高昌不讲究阵前的武德，他也不客气了，第二箭便直直地射中了高昌的一只眼，疼得他大

叫一声翻身落马。

这下琅西士兵彻底乱了，卫冷侯把握机会，带着人马立刻冲击琅西大军。

琅西的兵马一直是太太平平地养着，怎么及得上这些常年在血海里厮杀的黑旗军，所以别看黑旗军人数不多，却犹如一群恶狼冲入了羊群撒开了欢儿似的撕咬杀戮！

卫冷侯看到城头的红衣男子消失后，心里略有焦急，只想速战速决，口里高喝：“尔等看身后的烟尘，后援大军将至，还不缴械投降？”琅西的士兵们一瞧，发现身后果然是烟尘滚滚，顿时斗志全无，最后乌泱泱一片举手投了降。

鲁豫达这时吹起精铁暗哨，城中顿时有哨声回应。不多时，便有十几名暗探冲上城楼，身手敏捷地杀了守城的城官。

城中本来就守兵不多，而且卫冷侯积威太盛，守城的士兵们光是听了名头便吓得魂不附体，哪还会真的卖命阻拦。不多时，城门大开，卫冷侯一马当先，冲入城里。

就在这时，那些已经投降被绑缚了的官兵才发现，那不远处的烟尘哪里是什么精兵良将？只是一群山民握着长把的扫帚，在远处来回奔跑，月黑星稀，看起来烟尘滚滚，如同千军万马驶来一般。他们不由得心里暗暗懊恼这卫贼太过奸诈，居然鱼目混珠，使用攻心之战！可是现在后悔晚矣，毕竟胜负已分，再无回天之力！

在慌乱中，谁也没有留意葛清远是什么时候消失在城头的，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哪里……

城中卫冷侯的暗探事前埋伏得够深，没有暴露。先前他们已经劫了狱，救出了单铁花等人，按计划已奔赴葛府去解救公主。可是卫冷侯还是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小龙珠的身旁。

当他策马来到葛府的门口时，只见院门大开，几个黑衣人正与单铁花缠斗在一起。

想来这黑衣人应该是葛清远父子豢养的爪牙，身手不凡。卫冷侯也不走正门了，纵身一跃，翻墙入内，沿着一路长廊的红灯，直直地来到了内宅，却看到老葛大人正举着一把宝剑，颤颤巍巍地走向内宅。

“葛大人留步！”卫冷侯冷冷地说道。

老葛大人却恍若未闻，径直往里冲，卫冷侯举剑便刺中了他的脚。老葛大人扑倒在地：“一子落错，满盘皆输……你居然如此命大，漫天洪水都淹不死你……”说到这，老葛大人嘿嘿地怪笑了起来，“老朽早已经厌倦了这个人世，本想留下来，替吾儿杀了那新妇，免得她落到你的手中，辱没了葛府的门楣，却还是迟了一步……不过你别想抓住老朽的儿子。他命中注定是颠覆大魏朝的人，我已经叫他走了，以后每个日夜，你都要担心老朽的儿子正在何处，又在谋划什么，以后便再难有一个安稳的日夜了。哈哈哈哈哈……”

卫冷侯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嘴角一撇道：“本王以为葛府当是绿云压顶习惯了的，

却不承想老葛大人晚年倒是生出了这样的志气！可惜葛府的门楣是擦不干净了！你若真是有个志气的，当年便不该留恋权势，带着妻儿远走高飞，怎的还要自己的爱妻在昏君压迫下遭受那样的屈辱？白白养大野种的滋味不好受吧？您还真是大魏第一等的龟公！至于您的那个儿子，本王还真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以后每个日夜，他都要担心本王的暗探有没有发现他，他的头颅要在哪个月黑风高之夜，便没声没息地被砍下了，以后便再难有一个安稳的日夜了。”

说着他举起刀剑刺中了老葛大人的心脏！

若是他晚来一步，这老贼岂不是就要得逞了！只要想到他想杀了那心尖尖儿，卫冷侯就觉得休要审问了，倒是立时死了才算干净！

就在这时，趁着天上的月色，他看见一个满脸褶子的老婆子，怀里鼓囊囊地想要偷偷地跑出去，从那怀里还不时掉出些金钗玉佩。这都是他亲手替小龙珠挑选置办的稀罕物，他这几日在山里挖土憋闷出的邪火，登时又旺盛了几分。

那个沈婆子拣选了公主梳妆匣子里的一些稀罕物，想趁乱逃走，哪知迎面来了个披头散发的乞丐，凶神恶煞一般，一刀便切豆腐似的切下了老爷的人头。她顿时吓得两脚发软，一股温热便顺着裆缝一路流到鞋里。她慌忙将怀里的物件掏出来磕头道：“好汉饶命！这些值钱的都给好汉，饶了我这个老婆子吧！若是好汉想要快活，只管去那内宅的新房，里面有个娇滴滴的美貌公主，一身的白细。老身亲自检验过，还是未开过苞的处子，保管让好汉好好受用一番……”

听闻这些，卫冷侯掩在泥浆后的俊脸变得青紫一片，他一字一句地问道：“你亲自检验过？”

那沈婆子居然不知死期已至，只当这是趁乱入府的乞丐无赖，盼着他贪图美色，赶紧去新房糟蹋那公主，自己好趁乱逃走。她便添油加醋了一通：“不但是处子，还光洁异常，是天生白虎……啊！”

她尚未说完，眼前的凶汉一脚便踩住了她的手，一个个剥下了她的手指，直疼得她杀猪般地惨叫。

待将冒犯了龙威之人的手指头剁干净后，卫冷侯才手起刀落，剁了那婆子的人头。

卫冷侯擦了擦喷溅了一身的鲜血，几步走向内宅的新房。

他还没有走进去，便听见紧紧掩住的房门里传来了低低的轻软的呻吟声。那沙哑中带着软糯的声音，是他的果儿所独有的，正一下下地撞击着他的耳膜。

卫冷侯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门，一股黏腻的幽香扑鼻而来。屋内烛光摇曳，红帐春暖，跟他想象中的洞房之夜别无二致……可是这居然是那葛贼迎娶公主的婚房！想到这，他滔天的妒火顿时直冲天灵盖！

他冷沉着脸，一步步地慢慢地走向了那红帐遮盖的喜床，伸手一撩帘子。“轰”

地一下，他只觉得无数的轰山炸药丸子在脑中响起。

只见大红喜床上躺着个娇人，衣衫半解，红色的绳索在那身体上纵横缠绕着，将她的身体勒出了一道道醒目的红印。

葛清远，若是抓住了你，不千刀万剐，难解本王心头之恨！